

從美中亞太競逐看中共近期軍事發展

劉廣華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所副教授兼所長

摘 要

由於中共自 1979 年以來成功的經濟改革大幅的提升了其綜合國力，其大國崛起之勢已經衝撞到美國在亞洲的現有利益。美中兩國主要的衝突點在於：美國在亞洲地區的軍事行動自由相對於中共宣稱主權範圍周邊的掌握度，以及臺海問題兩大層面。尤其是臺海問題更是攸關中共的國家核心利益。爲了有效因應這兩個層面的問題，中共近十年來軍力建構也以「海上拒止」或「反進入」所需的軍事武力爲主軸。美中競逐與中共軍力發展對我國國防安全的主要啓發在於，我國應在強化固守軍力之餘，持續廣泛建構接受外援以及國際支持的基礎。

關鍵詞：美中競逐、中共軍力發展、海上拒止、中共攻臺

壹、前言

時序進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之際，全球戰略態勢已有與前截然不同的面貌，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全球唯一超強的地位似乎已經出現鬆動。反而是經濟改革 30 年有成中共的實力今非昔比，而在 2008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際間甚有以 G2 一詞將美國與中共二國並稱的說法，中共隱然已有與美國平起平坐、分庭抗禮之勢。而此，在某一程度上自然會引起美國與中共兩國競逐的態勢。

美國與中共兩國競逐的態勢非自今日始，早於 1990 年代蘇聯瓦解之後的十年間，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即甚囂塵上，中共儼然有成為繼蘇聯之後美國首要敵人之態勢。¹惟平心而論，以當時中共的政經軍實力而言，根本不足以成為美國的威脅，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言過其實。就有學者以「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觀點來解釋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之說法。²

時至如今，雖說「中國威脅論」已少有人提，惟值此中共政經實力不斷的加強，軍事實力也大幅成長之際，即便中共距離美國超強的實力與地位仍有很長的距離，然其崛起之勢已不可遏止，中共已逐漸具備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實力。如此，則中共與美國之間終必出現競逐的態勢似乎也是勢所必然，尤其是在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 於 2010 年 1 月發表美國不只是重返亞洲，而是要留在亞洲的政策談話之後，美國展現不容許其地位，或至少是在亞洲的霸權地位遭受挑戰的態度已經很明確。³易言之，美國與中共之間在亞太競逐的態勢已經成形。

¹ 「中國威脅論」其實是製作出來的論述，有論者以為，這是美國戰略學者在失去蘇聯這個首要敵人之後，重新尋找敵人下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是在軍工複合業支持下，為美國龐大國防預算建立正當性的作為。另有大陸學者從人性、地緣政治、霸權、意識型態、文化差異、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等角度論證「中國威脅論」的成因。周琦、彭震，〈中國威脅論成因探討〉，《湘潭大學學報》(湖南湘潭)，第 33 卷第 3 期，2009 年 5 月，頁 130-134。

² Khalid R. Al-Rodhan, "A Critique of China Threat Theory: A Systematic Analysis," *Asia Perspective* (US: Oregon), vol. 31, no. 3, 2007, pp. 41-66.

³ Peter Alford, "US Back in Asia to Stay: Hillary Clinton," *The Australian* (Australia), Nov. 14, 2010,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nation/us-back-in-asia-to-stay->

本文從美國與中共在亞太地區互相競逐的角度切入，探討中共近期的軍事發展，及其對我國國防安全所代表的意涵。首先，從傳統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本文認為，在中共崛起過程中，無論其過程是如何的和平，終將牽動到亞太現有的戰略態勢，並與美國形成競逐的關係。其次，本文在針對近十年的美中關係進行檢驗後，發現到確有若干事件顯示出美中之間逐漸產生國家利益上的衝突。再者，本文認為，美中兩國之間利益衝突的關鍵主要落於：美國在亞洲軍事行動自由/ 中共主權範圍周邊的相對掌握度，以及臺海問題等兩大層面。而為了因應這兩個層面的衝突點，中共除了發展對臺動武所需軍事武力之外，同時也需建構「海上拒止」(sea denial) 或「反進入」(anti access) 所需的軍事武力。最後，本文主張，為因應美中競逐態勢之下的中共軍力發展，我國應在強化固守軍力之餘，持續建構接受外援以及國際支持的基礎。

貳、大國崛起與亞太勢力重整

從傳統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任何大國之崛起必然會牽動到現有各大國之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造成國際勢力與資源的重分配，進而引起現有國際秩序之調整。而在此一重新調整的過程中，更由於攸關各國之利益與生存，往往導致戰爭的發生。在近代歷史上，諸如英國、德國、日本、俄國、以及美國等大國的崛起主要都是建立在海外殖民擴張與掠奪的基礎上。

舉例而言，英國在長期對西班牙、荷蘭、法國的戰爭勝利中，建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德國在對丹麥、奧地利和法國的戰爭獲勝之後而興起；原本是蕞爾小國的日本由於在 1894-95 年間對清朝的甲午戰爭和 1905 年的日俄戰爭之勝利，獲得了巨額賠償和大量的殖民地與勢力範圍，並因此而興起；俄國利用持續不斷地向周邊擴張領土的戰爭而崛起；美國則是通過在北美的領土擴張和 1898 年的美西戰爭而確立了大國地位。⁴

hillary-clinton/story-e6frg6nf-1225819009663 (accessed on Jan. 10, 2011)

⁴ 王日華，〈新興大國和平發展模式探討〉，《廣東行政學院學報》（廣東），第 22 卷第

誠然，歷史不必然重覆，中共與美國也不必然終將一戰，更何況中共近年來倡言的「和平發展」的論述也不斷強調，「...和平的崛起...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⁵更有論者認為：「中國無需借助於戰爭就能實現崛起...在崛起的過程中無需用戰爭來維持生存...」。⁶這些論述很顯然的都是要彰顯中共之崛起不會影響到現有的國際秩序，也不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然論述終歸是論述，中共崛起的客觀事實終究會牽動到美國亞太戰略部署，挑戰到美國在亞洲地區現有的地位，進而衝撞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

參、美中衝突事件

事實上，在一方外擴，一方遏阻的狀況下，美中之間已逐漸出現彼此衝撞的跡象。從客觀的事實來看，發生於 2001 年 4 月的中美撞機事件就是個典型的例證。究其實際，事件之關鍵除了源於中共對於美國多年以來對其沿海實施電子監聽產生不滿之外，另也由於中共國力漸強，不再容許美國在其專屬經濟海域上空恣意實施情報偵蒐作為所致。⁷再如，2009 年 3 月美國海軍「無暇號」(*Impeccable*) 測量船在距離海南島 120 公里處的南中國海國際水域進行海洋測量，結果演變成遭中共派出 5 艘船艦圍堵的對峙事件。美方稱該艦不具武裝，美國擁有通過國際航到的權利；中方則稱美方闖入專屬經濟海域，侵犯中共主權，另蒐集中共海軍情報之作爲，顯非無害通過。⁸

又如，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 2010 年 7 月越南河內的東協論壇外長會議中，提議將南海爭議納入國際法機制，意圖建立南海與美國國家利

1 期，2010 年 2 月，頁 39。

⁵ 鄭必堅，〈論中國和平崛起發展新道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6。

⁶ 閻學通，〈和平崛起的分歧、意義及策略〉，《中國社會科學》，2004 年第 5 期，<http://www.china-week.com/html/2365.htm>，2010 年 6 月 14 日。

⁷ 秦曉程，〈中美撞機事件中的若干國際法問題〉，《外交學院學報》（北京），第 2 期，2001 年，頁 27-31。

⁸ 《中國評論新聞》（香港），2009 年 3 月 12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1/1/3/100911375.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911375&mdate=0312131929>（瀏覽日期：2011 年 1 月 11 日）。

益的直接關係。此一事件適足以證明美國對抗中共的意圖，蓋美國並非南中國海主權聲索國，之前所扮演的也僅是南海問題的協調者與秩序維護者的角色，強調南海爭議必須以和平的手段來解決，海上航線安全不受主權爭議所影響。甚且還頗為克制的拒絕將「美菲共同防禦條約」適用於菲律賓與各爭端國因南海主權而發生的衝突。這種作法與「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所謂的「周邊事態」的作法有很大的差別。兩相比較之下，美國的立場確實有了很大的轉變，從不介入的仲裁者轉為參與者。而此，不由得令人產生美國有意在南海地區遏制中共的推論。⁹在東海方面似乎也是如此，從 2010 年 3 月的南韓「天安艦」遭擊沉事件開始，以至 2010 年 11 月北韓對南韓延坪島砲擊事件，美國在嚇阻北韓的名義下，與日本、南韓進行了一連串的聯合軍演，在太平洋地區一度集結了高達三個航艦戰鬥群的兵力。美軍兵力不只進入東海地區，甚而在中共一再的警告之下，仍舊進入黃海，演習地點距山東半島更僅有 170 公里。¹⁰對中共而言，這一連串的行動名義上是聯合軍演，意在對北韓施壓，維持朝鮮半島和平，但也由於演習部隊深入黃海，令中共不得不懷疑美國有意藉機形成圍堵中共的態勢。¹¹

從上述的衝突事件之回顧可知，兩國間即便未曾發生真正的正面衝突，但美中之間卻隱然出現對抗、競逐的態勢，而美國也在有意無意間從各個層面進行對中共的圍堵。顯然，所謂的競逐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似乎是有其客觀事實的根據。

肆、美中利益衝突關鍵

然則美中利益衝突的關鍵點究竟為何？從區域情勢的角度來看，其實亞洲局勢適度的緊張有利於美國在亞太區域地位的穩固。首先，亞太

⁹ 劉廣華，「美介入南海爭端的戰略目的」，《旺報》（臺北），2010 年 7 月 27 日，版 C16。

¹⁰ 「美韓今日黃海軍演，距離山東僅 170 公里」，中國評論新聞網（香港），2010 年 1 月 8 日，<http://www.tourtw.com/doc/1015/2/2/0/101522012.html?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1522012&mdate=1128092706>（瀏覽日期：2011 年 1 月 12 日）。

¹¹ 夏桐，〈藉軍演亮牌圍堵中國〉，《海峽評論》（臺北），第 236 期，2010 年 8 月 1 日，頁 10。

局勢一旦稍有變動，則除了臺灣之外，日本、南韓均會因此而向美國增購武器，以強化自身國家安全。其次，局勢不穩時，美國的政經實力適足以在緊張時期作為亞洲各國的屏障，驅使各國在經濟和政治上跟從美國，以換取保護，對我國、日、韓而言，尤其如此。再者，美國可以藉亞太局勢不穩的機會取得在亞太地區進行軍事行動或演習的正當性，強化其區域霸權的地位，同時也削弱中共所謂「和諧世界」對亞太國家的吸引力，進而阻擋其建立區域霸權的部署。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維持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更是攸關其國家安全與區域利益甚巨。首先，美國在亞太區域設有太平洋司令部、關島基地、迪亞戈加西亞（Diego Garcia）基地、以及日、韓基地，部署總兵力為各洲之最，其部隊安全、軍力完整性、以及緊急時戰力之順利投射能力等等絕對是國家安全考量因素的第一優先事項。其次，美國遠從 20 世紀至今，即在亞太區主導安全情勢，諸如日、韓、我國等傳統盟邦的安全無不仰賴其安全傘之庇護。在某一程度上，說美國視太平洋為其內湖（lake）並非過甚之詞。¹²再者，多年來影響亞太地區安全情勢的事件頻繁，規模大者諸如韓戰、越戰、菲律賓動亂、臺海危機、朝核危機、南海爭議等，規模小的像是人道救援、鎮壓海盜、護漁、地震海嘯防災救難等等行動，凡此種種均有賴於美國軍力不受障礙的自由運用。甚至，美國進行兩次的波灣戰爭、兩伊戰爭時，其兵力運用，後勤補給作為都有賴於太平洋區空中、海上、水下國際交通線的暢通才得以順利完成。而在中共崛起，軍力增強，劃定專屬經濟海域之後，美國在此一地區的行動自由，顯然就大受影響。而美國如果對這樣的發展不採取任何行動，任其發展，則像是 1995-96 年飛彈危機時，美軍航艦戰鬥群馳援臺海的作為就將成為絕響，美軍在此一地區遂行國家利益之行動也將處處遭受掣肘。¹³

簡言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行動自由絕對關乎其在亞太區的關

¹² Dennis Blair, "Military Power Projection in Asia," *Strategic Asia 2008-2009: Challenges and Choices*, eds. Ashely Tellis, Mercy Kuo, and Andrew Marble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8), pp. 391-420.

¹³ Dan Blumenthal, "Sino-US. Competition and US. Security: How Do We Assess the Military Balance?" *NBR Analysis*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Dec. 2010), p. 18.

鍵利益，美國也絕對不會容許其軍事行動自由遭受限制。而此，也就是諸如間諜機事件、希拉蕊在東論壇的南海爭議發言、以及無暇號事件等等爭議背後真正的原因。

而從中共的觀點來看，美國在亞太地區不受限制的軍事活動自由對中共的核心利益與國家安全就是莫大的威脅。早從 1997 年美日修訂安保條約將「周邊有事」列入主動涉入區域行動的條件時，中共就頗有微詞，認為這是美國為介入臺灣問題尋找正當性，也是對中共圍堵的部分作為。¹⁴再者，中共也認為日、美的同盟不但等同於對中共的圍堵，也含有諸如干涉中共對臺灣問題的解決，插手釣魚臺主權所屬、南海主權，以及東海油田劃分等等爭議的意圖。¹⁵也因此，中共在思考其後的撞機、「無暇號」對峙、朝核危機、天安艦沉沒、以迄延坪島砲擊等事件時，其實都是運用同一邏輯與觀點來看待，亦即認為美國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無論事件之源起、發展、解決為何，其實美國最後的目標都是志在遏阻中共。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臺灣問題，因為臺灣問題直接攸關中共的核心利益，而 1995-96 年飛彈危機時美軍航艦戰鬥群馳援臺海的行動當然就是對此一核心利益的挑戰。中共武力建構的主要目標除了基本的防衛需求之外，其最大指向自然是臺灣問題的解決，而為了有效解決臺灣問題，則美軍介入的可能性自然就必須事先排除。殷鑑不遠，中共不會讓 1995、1996 年飛彈危機時，美軍航艦進入臺海的事件再度發生。

由是可知，美中在亞太地區利益衝突有兩大關鍵：第一、美國須確保在亞洲地區的軍事行動自由，而中共則須確保其宣稱主權範圍周邊的掌控程度；第二、美國須確保必要時馳援臺灣的能力，而中共則需確保其具備阻止美國馳援的能力。

第一個關鍵牽涉到的是美國是否可以在中共崛起之後，如前一般的在亞太地區保有軍事上的行動自由，以及中共是否能掌握其所宣稱主權

¹⁴ 張雅君，〈中國對美國的戰略思維與行動：圍堵與反圍堵〉，《中國大陸研究》，（北京），第 40 卷第 5 期，1997 年 5 月，頁 18。

¹⁵ 王獻志，〈日美新安保體制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危害急對策〉，《湖南科技大學學報》（湖南湘潭），第 13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82-85。

範圍周邊的相對自主權？這部分其實不難解決，衝突性也不強，尤其在美中逐漸強化政治、軍事交流之後，終將整合出雙方可依循的模式出來。第二個關鍵就不容易解決，也攸關我國國家安全。而由於中共可能採取之對臺軍事手段直接牽涉到美國馳援與中共阻援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先從中共對我軍事手段談起。

伍、中共對臺軍事手段

從傳統作戰行動的角度來看，大規模兩棲或三棲登陸、封鎖、有限戰爭等均為可能之手段。惟依現況而言，中共對臺動武採取跨海登陸作戰方式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中共兩棲登陸戰力以及空運能量均不足以因應大規模傳統兩棲或三棲登陸行動的需求。其次，中共三軍聯合作戰經驗與能力均嚴重不足，組織與兵力結構也不足以支撐這樣規模的行動。再者，登陸作戰所必需的三軍基地、陣地、指揮、交通乃至偽裝等多方面的基礎建設，在大陸東南沿海一帶仍付諸闕如。此外，即便其登陸成功，相對於我以逸代勞地面部隊所掌握的兵力優勢，中共遠來疲憊之師又能有什麼作為？¹⁶因此，大規模攻臺可能性縱非沒有，也是微乎其微。

事實上，中共對臺軍事威脅中本就含有極重的政治成分，強調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希望達成的是「損小、效高、快打、速決」，以便「兵不血刃」的奪取有用的臺灣。若是採取封鎖行動，則就必需面對封鎖有效性，行動曠日廢時，外力影響等等變數增多的問題。蓋一旦採取軍事行動，而又不能速戰速決，則像是美國介入、國際干預、我國固守、經濟發展倒退、甚或在威脅下反而促成我舉國同仇敵愾心理凝聚等諸多變數都有可能在兩岸緊張態勢逐漸升溫之同時出現，進而增加了中共一舉成功的複雜性。

因此，有限軍事行動則成為中共對臺行動的較佳選項。誠然，所謂

¹⁶ 事實上，即便中共順利登陸之後仍需面對我國游擊戰與城市戰，而破壞我國經濟將對其造成嚴重負擔。再如大量傷亡將增加爾後統治困難，武力侵臺將引發東亞局勢混亂，引起國際制裁等等風險仍將是其短期內無法解決的難題。US 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Washington D. C.), August 16, 2010, pp. 51-52。

有限軍事行動仍有諸多值得探討之處。首先，中共一旦決定對臺動武，則「奇襲」必然是其首要考量要素。事實上，衡諸中共幾次動外動武的特性可以發現，「奇襲」一直是中共動武方式的特性之一。諸如 1950 年 11 月中共偷偷渡過鴨綠江對美軍大舉進攻；1962 年中共與印度的邊界之爭時，於休戰期間迂迴側翼包圍印軍；1969 年 3 月在珍寶島伏擊蘇聯邊防軍；以及在 1979 年所謂的懲越戰爭等等軍事行動中，中共莫不以「奇襲」為主。¹⁷蓋出奇不意不但可助長軍事優勢，亦可提高初期軍事成功的概率，增加心理與政治震撼的價值，進而摧毀敵之作戰意志，迫其接受政治上的要求。尤以對臺軍事行動而言，中共實施奇襲可立即達成：第一、強大心理震撼，造成我民心的恐慌與士氣的低落；第二、製造傷亡，引起國內分裂與政治壓力；第三、以猝不及防的手段迫使盟邦放棄援助；第四、造成既成事實，以逼使我國在短時間內立即就和、戰間作一抉擇等戰略目標。¹⁸

職是，在奇襲的原則下，中共的可能軍事選項不外乎以下幾個層面：

一、癱瘓：利用電腦病毒、木馬程式、駭客攻擊等資訊戰武器來攻擊諸如總統府、國會、甚至 101 大樓等具指標性之我國政治、經濟、與商業中心，或是摧毀、破壞我軍事指揮機制之指管通電情偵監中樞、機場、港埠、基地等軍事設施，另諸如衛星、通信網路、電腦網路、交通設施、油氣管道、金融財務系統等民間基礎設施也都是可能之目標。¹⁹

¹⁷ 重視出奇制勝一直是中共在實際衝突中使用武力的主要特性。此重點不在於被攻擊目標對「奇襲」一事的主觀感覺(也不在於目標是否已充分察覺攻擊即將來臨而不感到意外)，而在於被攻擊的目標實際上是否對「奇襲」的狀況做了適當的準備。依據此一標準，中共以往的確常能順利達成「奇襲」的效果。吳惠民等譯，《中共動武方式》，（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 年 3 月），頁 7-31。原書為 Mark Burles and Abram N.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CA.: RAND, 2000).

¹⁸ 此處原來的觀點在於論證中共面臨國力較其強大國家時採取奇襲手段可獲致之戰術目標，究其實際，這些目標一樣適用於臺海態勢。吳惠民等譯，《中共動武方式》，頁 61。

¹⁹ US 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Washington D. C.), August 16, 2010, p. 51。另筆者曾提出中共犯臺模式可以由奇襲、癱瘓、斬首、逼降四個層面來思考，與美國國防部 2010 年中共軍力評估報告中的觀點若合符節。劉廣華，〈論中共可能犯臺模式與我國因應

二、斬首：運用特戰部隊滲透入臺，攻擊政軍領導中心。「斬首」最大的好處在於「損小、效高」，只要極少數的兵力就可以造成我方中樞無主、指揮中斷的高度效益。其次，「斬首」也容易為我國內部異議份子製造獲得政權的機會，取現有政權而代之，進而接受和談條件。再者，所謂的「損小」，指的除了本身，亦指敵方而言，蓋大量傷亡之避免有利於爾後之順利統治或談判。²⁰簡言之，「斬首」若能成功運用於臺灣，則幾乎中共所揭櫫之「損小、效高、快打、速決」與「兵不血刃」奪取有用臺灣的目標都可以達成。

三、空中與飛彈攻擊：運用短程彈道飛彈攻擊及精準打擊摧毀我國空軍基地、雷達站、飛彈部隊、指管通情中心、政軍中心，一舉擊潰我國軍民抵抗作戰之意志。²¹

四、有限兩棲行動：雖說中共仍不具備發動大規模兩棲作戰之能力，但小規模的登陸作戰卻是綽有餘裕，中共可能發動登陸行動攫取東沙島或南沙太平島。這種規模的行動除了能夠展現軍事實力與政治決心之外，又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克制。另外，攻佔金門與馬祖其實也在中共的能力範圍之內。²²

平心而論，上述之軍事行動均無法達成有效佔領臺灣的目的，其真正的功能其實還是在於擊潰我民心士氣，迫使民眾失去對執政當局的信心，進而作出妥協，接受和談條件——就是逼降。

陸、中共拒止美軍之行動選項

要迫使我國投降，除了上述可能軍事行動之外，首須斷絕我國外援，或至少延滯外援抵達時間，直到我國接受妥協條件的木已成舟階段。當然，所謂阻絕外援指的自然是阻止美軍進入臺海。職是，發展足

之道》《全球政治評論》，第6期，2004年4月，頁87-91。

²⁰ Gary Waters, *Gulf Lesson One-The Value of Air Power: Doctrinal Lessons for Australia* (Canberra: Air Power Studies Center, 1992), p. 170.

²¹ US 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Washington D. C.), August 16, 2010, p. 51.

²² Ibid., pp. 51-52.

以阻絕美軍的武力遂成爲必要條件。而此，自然要先從理解美軍的弱點著手。

首先，由於美軍作戰行動對資訊裝備及 C4ISR 系統的仰賴極深，因此對該類系統進行有效攻擊或破壞，將可極大程度削減美軍作戰能力，資訊戰（信息戰）能力之建立當爲針對美軍攻擊行動之首選。其次，從美軍歷次作戰行動觀之，其所需作戰整備時間長，往往無法及時投射兵力至所望區域。因此，快打、速決的作戰方式也應是重要考量。再者，美軍任務負荷過重，阿富汗戰場仍陷入膠著；伊拉克行動雖說已正式撤軍，但距離作戰任務完全解除仍有一段時日；朝鮮半島核武危機曠日廢時，隨時會有兵力需求；伊朗發展核武事件也仍未完全解除。職是，美軍長期的師老兵疲，對於以逸待勞的中共而言，不失爲一可茲利用之弱點。另外，美國政治體制不利於有效用兵，在所謂民主體制架構下的決議往往無法因應緊急事件所需的時效性，更何況，從越戰以來，美國民眾對戰爭傷亡有所謂的「厭惡傷亡」（casual aversion）的心理障礙，一直影響美國的軍事決策。²³而此，當然也是可茲利用的弱點。最後，美國採行軍事行動時，對盟邦的倚賴很深，而諸多盟邦的差異性也往往得美軍軍事行動複雜性增加，不利軍事行動的有效遂行。²⁴

針對這些弱點，中共可以有若干阻絕美軍干預之行動選項。首先，雖然風險極高，執行困難，但中共可以在對臺動武時，同時以大規模空中或長程飛彈攻擊美軍在日本軍事基地，以阻絕美軍赴援臺灣。因爲一旦攻擊成功，則美軍在短時間之內根本無法立即以傳統兵力回應。而衡諸事實，美軍爲了防衛臺灣而運用核武最終手段的可能性實在不大。以故，最可能的結果就是迫使美國承認失去臺灣的既定事實。²⁵

再者，中共也可以採行海上拒止（sea denial）戰略，運用攻擊潛艦以反艦巡弋飛彈或魚雷攻擊美軍水面作戰群，以配備巡弋飛彈的戰機在戰術作戰半徑內攻擊馳援部隊，或以裝載機動式彈頭（maneuverable

²³ 劉廣華，〈看到戰俘才知痛？〉，《聯合報》（臺北），2003年3月25日，版15。

²⁴ 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RAND, 2007).

²⁵ David Shlapak, et. al., *A Question of Balance: Political Context and Military Aspect of the China-Taiwan Dispute* (Washington, D. C.: RAND, 2009).

warhead) 的陸基彈道飛彈以威脅美軍航艦及其他水面艦。²⁶而由於美國海軍從來未曾面對過可以追擊海上移動艦艇的陸基精準彈道飛彈，更由於機動式彈頭彈道飛彈可以在彈道末段改變飛行彈道到，追擊移動中的艦艇，因此威脅尤其重大。²⁷

柒、中共海上拒止戰力的建構與限制

綜上可知，美軍在亞洲地區的作戰行動自有其弱點，中共也確實可以利用這些弱點，並發展足夠的戰力以實施反進入（anti access）及海上拒止（sea denial）戰略，惟中共在實務上是否真正具備這樣的能力，遂成為值得探討的課題。

在 2011 年元月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問大陸期間，中共研發之匿蹤戰機「殲-20」同時試飛，由於時機敏感，因此媒體相關報導繪聲繪影，有說此舉意在示威，也有說政治意涵大於實質軍事意義。蓋茨認為大陸在隱形飛機技術跟彈道飛彈技術上的發展都超出美國的預期，也認為新的軍事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會對美國產生威脅。²⁸然而，大陸本身卻有軍方人員表示，「殲-20」才剛起步，技術並不成熟，與美國技術相比，甚有代溝性的落後。²⁹衡諸實際，「殲-20」若發展成熟，則美中亞太軍力的均衡勢必有所影響。誠然，以目前而言，美方似有意彰顯中共的軍力發展，而中共則極力淡化其所代表的意義。二者間的差異當然各有其策略考量，因為美軍可能希望藉此取得增加國防預算的正當性，而中共則可能奉行「能而示之不能」的作法，以利爾後必要時攻其不備。無論事實為何，在一般認知上，中共軍力與美國確實仍有相當差距。而「殲-20」

²⁶ US 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Washington D. C.), August 16, 2010, p. 2.

²⁷ Michael McDevitt, "China's Approach to Taiwan and the US Navy's Imperative for Action," in *Coping with the Dragon: Essays on PLA Transformation and the US Military*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7), p. 59.

²⁸ 仝樂義，〈中國隱形飛機發展超出美預期〉，《中國時報》（臺北），2011 年 1 月 10 日，版 A13。

²⁹ 李文輝，〈大陸軍方專家：殲 20 試飛 離服役還很遙遠〉，《中國時報》（臺北），2011 年 1 月 14 日，版 A17；王超群，〈殲-20 不會挑戰亞太權力平衡〉，《旺報》（臺北），2011 年 1 月 14 日，版 A8。

在現階段也仍不具影響雙方軍力均衡的意義。

「殲-20」姑且不論，中共近年在軍力建構上較為確切的部分，分述如下：

一、戰略嚇阻打擊能力：

在長程戰略嚇阻打擊能力的建構上，二砲擁有的東風 31 型(DF-31)與東風 31A (DF-31A) 型洲際彈道飛彈 (ICBM) 具備固態推進系統，並可車載移動，極具機動性，尤其是東風 31A 型，射程可涵蓋美國全境。另中共在 2009 至 2010 年間亦已部署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SSBN) 以及潛射彈道飛彈 (SLBM)，大幅增加了海上嚇阻打擊能力。³⁰

二、拒止美軍介入作戰戰力：

依中共規畫，拒止戰力採多層次攻擊系統規劃，可大略區分為海上、水下、空中。

(一) 海上：以東風 21 型為載體的攻船飛彈 (ASBM)，配合追蹤導向定位系統，用以攻擊水面船艦、艦載戰機等目標，主要可提供區域危機時的先制戰力。此外新進獲得，配備有長程攻船飛彈以及面對空飛彈的現代級 (Sovremenny)、蘭州級 (Luyang) 驅逐艦，均足以強化海上拒止能力。

(二) 水下：由水雷、潛艦、海上攻擊機所構成，用以打擊水下目標；此外，基洛級、宋級、元級、商級 (093) 等傳統及核動力潛艦均足以提供相當的水下拒止能力。

(三) 空中：包含具備彈道與巡弋飛彈防禦能力的 HQ-9、SA-10、SA-20 型防空飛彈，蘇愷 27、蘇愷 30、自製的殲 10 機等第四代戰機，以建立局部制空，另亦包含配備有 AS-17/ Kh-31A 攻船飛彈的俄製 Su-30MK2 戰機，以及 FB-7 戰轟機以進行海面上空有效阻截。³¹

三、區域傳統打擊戰力：

³⁰ US 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Washington D. C.), August 16, 2010, p. 2, 34.

³¹ Ibid., p. 31, 44, 51.

部署於福建沿海的短程彈道飛彈（SRBM）原主要係針對臺灣，然而由於目前已增至 1050-1150 枚之多，另亦增加諸如攻船彈道飛彈、陸攻巡弋飛彈等中程彈道飛彈系統（MRBM），因此其戰力已跨出臺灣海峽，足以威脅到周邊國家。³²

四、掌握電磁波譜：

一方面因為所謂「高信息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指導方針，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近年來通信基礎設施的光纖化，地面以及太空 C4ISR 效能的大幅提高，中共不但具備自製衛星、發射衛星、發射載人太空船的能力，另諸如太空反制、網路作戰、反輻射系統等武器系統之效能亦大為改善，已初步具備掌握電磁波譜的能力。事實上，解放軍已規劃所謂的「網電一體戰」，意圖整合電子戰與網路戰，在戰爭初期就一舉瓦解支持敵軍作戰的戰場網路資訊系統。³³

即便中共解放軍在若干層面均有長足發展，然仍舊存在相當限制。

首先，雖然中共已發展新的聯合作戰準則，也已經進行相關的組織調整，像是將軍種司令納入中央軍委會即為一例。然而聯合作戰的能力仍舊大有疑問。其次，解放軍的兩棲運載與空運能力在過去 10 年間也並無長足進步。兩棲運載能力仍舊維持一個步兵師約 1 萬人兵力的能量；單次空中運載也僅有大約 5000 名傘兵的能量；海上整補能力也有限。再者，解放軍雖然擁有若干空中加油機，但加油機數量不足、戰機也無適當配備、更無足夠的訓練以執行空中加油任務，遑論遠距兵力投射。³⁴

捌、中共軍事發展對我國國防安全的意義——代結語

綜上所述可知，由於中共 30 年來經濟發展有成，軍力亦同時大幅成長，以其大國崛起之勢，免不了會牽動現有亞太局勢之均衡，尤其是

³² 至 2009 年 12 月為止，中共已在沿海部署 1050-1150 枚 SRBM 飛彈，增加的速度較前為緩，另有部分在 1990 年代部署的早期型式並不具備精準打擊能力。Ibid., p. 31.

³³ Ibid., p. 25, 37.

³⁴ Ibid., p. 5.

與美國之間的競爭關係。對美國與中共而言，其實主要的利益衝突在兩個層面。

首先，多有論證的所謂美國「圍堵」與中共「反圍堵」問題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現在不是冷戰時期，中共也不會是第二個蘇聯。在客觀事實上，美中間密切的經貿連結與相依相存的關係也很難讓兩國發展成冷戰時期戰略對峙的態勢。美中在亞太競逐的問題其實可以簡單歸納為：美國是否可以如前一般的在亞太地區保有軍事上的行動自由，以及中共是否能掌握其所宣稱主權範圍周邊的相對自主權？在黃海部分如此、東海部分如此、南海部分更是如此。這部分其實不難解決，尤其在美中逐漸強化政治、軍事交流之後，終將整合出雙方可依循的模式出來。

其次，則是中共絕不可能妥協的臺灣問題。蓋中共除了從未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手段之外，更早於 2005 年制訂《反分裂法》，只要臺灣獨立將採取非和平手段。³⁵而即便美國從未將協防臺灣列為政策，在 1995-1996 年臺海飛彈危機時，柯林頓政府派遣兩個航艦戰鬥群馳赴臺海的經驗還是讓中共深受教訓。更何況美國仍然持續對我國軍售，凡此種種每每牽動中共敏感的神經。因此即使目前臺海兩岸關係良好，臺灣問題仍然是美中競逐關係中，中共絕不會妥協的部分。衡諸中共「反進入」或「海上拒止」的戰略，卑之無甚高論，其實就是中共最熟悉的「圍點打援」。也因此，對我國國防安全的意義就在於，「點」是否守得住，而「援」是否來得了。

在固守的部分，其實在現任政府就職之後，就以守勢國防為基調，更在 2009 年 3 月的《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中，正式宣布將在「固若磐石」的國防政策指導下，以「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為國軍的軍事戰略構想。³⁶這樣的構想其實要著重在「防衛固守」部分，蓋兩岸目前軍事已然失衡，我國也無條件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有效

³⁵ 《反分裂國家法》於 2005 年 3 月 1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其中第八條明文規定：「『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原草案：條件）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³⁶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頁 8。

嚇阻」部分有其難度。而既然軍力不足以遂行有效嚇阻，還不如反求諸己來鞏固自我防衛，以及遭受攻擊之後反擊的能力，以提高中共進犯後的代價，增加其進犯的成本，進而影響其進犯的意圖。

在獲得外援的部分，即便在兩岸交流熱絡的當下，仍需與美國維持良好的關係，並藉由軍售建立準同盟關係。其次，我國需維持良好運作的民主體制，強化受援的正當性。再者，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拓展與國際社會各項交流，建立必要時國際干預的基礎。

總之，由於兩岸間特殊的歷史因素與現況，無論主觀意願如何，我國必然是美中競逐的一部分，也是無法擺脫的事實。誠所謂「兩大之間難為小」，我國側身兩大之間，究應如何自處，有賴智慧，更有賴全體國人共同的努力。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部政策立場）